

幻想實現了

巴都里著

新文藝出版社

巴 都 里

幻 想 实 現 了

周 爱 琦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記述蘇聯一個冶金工人的家庭——伊格納特·巴沙洛夫和他三個兒子的工作和生活。

十月革命以前，他們生活在貧困而卑微的境況中，生活沒有保障，工作沒有希望。革命後，黨和蘇維埃政府重視了巴沙洛夫的技術，培養了他的三個兒子，使他們成為精通技術的冶金專家。小兒子阿列克塞是個冶金工程師，他不斷鑽研技術，提高產量，並與保守思想作了不妥協的鬥爭。二兒子伊凡是冶金設計院的院長，由於他的正確領導，把一個形式主義的機構轉變成為先進的集體，提高了設計水平。大兒子彼得是黑色冶金工業部的副部長，這裡也介紹了他許多領導工作的經驗。

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忘我的勞動熱情和革新的工作作風。他們以全部的希望和創造性的欲望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Петр Ватулин

МЕЧТЫ СБЫВАЮСЯ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спсс
Профиндлат 1949 年版本譯出

幻 想 · 實 現 了

巴 都 里 著

周 愛 琦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23

開本 830×1168 1/32 印張 7 7/8 字數 191,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 (6) 0.75 元

一 家 傳

一 祖 父

伊格納特是一个瘦伶伶的、生龍活虎般的孩子。長着一头棕黃色的頭髮。他替地主牧放着一群純种的猪子，在一个夏天竟异想天开把每一只懶惰的英國猪都教会了跑馬步。他和孩子們举行了群猪賽跑比賽，連成年人看着也感到兴致勃勃。为了这，他挨过好多次打，却没有后悔过。各种園子的圍牆都無法阻擋他。如果伊格納特·巴沙洛夫想吃酸蘋果或白蘋果的話，那末即使屁股上要挨上多少下毒打，也总要到手才肯甘休。在街头巷尾每次的打架中，首先惹事的人就是他。他默不作声地向气力最大的对手挑衅，然而回到奶奶面前从没有一个伤痕。

伊格納特从小沒有母親：她年輕时就死去了。父親不在家，离开了这个窮村子到外地工厂去干活。他指望能積几个錢，如果如願的話——那就帶匹馬回來。母親死后，伊格納特由奶奶領养。她領是領了，可是却得不到什么乐趣。奶奶經常到左鄰右舍去，含泪請求那些識字的先生們寫信給他的父親；請他想个办法，別讓她老是無止無休地为这个淘气鬼耽心。然而父親既無回音，也不回來。

可是有一天，他却在奶奶家那簡陋的小房子里出現了；他骨瘦如柴，唉声嘆气，穿着一件襤褸的土布襯衫，散發出濃烈的煉鉄爐的气味。他一声不吭，坐在供着聖象的角隅里，既沒有帶來馬，也

沒有帶來錢。

他听完了母親的訴苦話，可是并沒責打兒子，只是用閃光的眼睛嚴厲地盯着伊格納特。

“跟我去吧，憑他的虎胆兒倒是有活兒干的。”

于是伊格納特就此永別了十四歲孩子时代的欢乐；他永远离开了庫爾斯克的鄉土和黎明时分夜鶯的歌声，离別了那一望無际的、親切而庄嚴的田野和他那些心腹之交的朋友們。他和父親在烏烟瘴气、嘎啦嘎啦的小火車上顛簸了許久，在小車站上又站了很多時候，再从一条条的鐵路支綫換了好幾次，最后还步行了十八俄里。

伊格納特瞪大了眼睛向四周环望；打量着頓涅茨陌生的土地。土地是那么遼闊、親切而僻靜，布滿了大大小小的丘陵。每隔十俄里有挖掘过的洞穴，住滿了人。而新的村庄又立刻被一層濃重的煤氣籠罩住了。

不論什么地方——羅岡斯克，尤索夫克，特羅日谷夫克，耶納基耶沃，馬克耶夫卡，卡吉耶夫卡，克拉馬托爾斯克，康士坦丁諾夫卡，奧爾霍夫卡，利西昌斯克，斯拉維揚諾梭爾勃斯克——到处都是——一幅同样的景色。这兒的黑色金屬价格高昂，劳动力却一錢不值。各种礦石和煤礦層見叠出，埋藏丰富。沙皇政府对比利时工厂“俄罗斯之光”，德國公司“波尔齐克”以及英國人尤斯的煉鐵爐一概保證着經常的定貨。憑着臉厚心狠，在这里榨取那种駭人听闻的暴利，是輕而易舉的。

于是許多外國工厂在頓涅茨的土地上林立起來。从远近各地到來的工人們劈着斧头，随便盖上些木板屋子，掘了些土窩子，便在工厂四周定居下來。黑黝黝的煤灰一層層地布滿了天空。

伊格納特吸了一口頓巴斯刺鼻的煤氣，由于那种扣人心弦的

寒噤，身子不禁哆嗦起來。

父子倆登上一個草原上的土墩。父親叫他在這兒停下來，避開那些討厭的外地人的眼睛；穿上鞋襪，吃了點東西。孩子驚恐地向低處一家正在冒煙的工廠張望着。工廠的四周環繞着許多小房子，僅能瞧見一些聳出在地面上的屋頂。再過去呢，不論往哪兒看，到處都是荒涼的、被太陽烤焦的、弥漫着煤氣的原野。沒有一個小園子，甚至沒有一根菁菁的綠草。全都是過早的雕萎和枯黃了。

父親好奇地打量着兒子。

同他并排站在这土墩上的是一个臉色陰郁、身材高得和他年齡不相稱的少年。象他父親一樣，伊格納特平闊的肩膀上也披着一件粗糙的土布襯衫。在這件看來盡是打着補釘的衣服下面，簡直察覺不出身體來——農家的孩子瘦得真是駭人！伊格納特往日的那種伶俐活潑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新地方使他感到拘束，好象縛住了他的手脚一樣。

孩子的雙手猶豫不決地把背上的一个裝着不多東西的袋子拉了一下。袋中有几塊奶奶做的黑面餅，一套替換用的襯衣，還有十只揀選出來的酸蘋果。蘋果上發出一股香氣，黃橙橙的蘋果皮在眼前閃出了亮光。現在，似乎整個親愛的村庄，奶奶的小屋子以及歡樂的童年，都在這袋子里了。在這異鄉的土地上，那顆少年的心感到一陣寒冷而絞緊了。

工廠上面突然竄起一大股火焰，直飛到半空中。伊格納特吃驚地從土墩上倒退了几步，在倒退時被地上的土塊絆倒了。他爬起來，擦了擦雙手，血從左手掌的傷口里流出來。伊格納特驚异地望了望血，又望了望自己赤腳踏着的地面。他站在一塊光耀奪目、好象玻璃似的地面上。它到處映射出各種色彩——黃色、綠色、褐色、玫瑰色的反光。

父親沙啞地笑了：

“这是鉄渣，你要当心一点。这里可不是你那庫爾斯克的土地啊。那里好比絨毛毯，这里却象尖刀山。里面尽是鉄和煤。那是工厂，煉鉄用的，叫煉鉄爐。”

伊格納特仔細瞧了又瞧，要看出工厂和自己短短的一生所見过的房屋有什么不同。这是用磚头、玻璃和鋼鉄坚固地合造起來的。工厂自由自在、大模大样地分布在这草原上；冒着烟，鳴着汽笛，震撼着大地，把火舌和濃烟遮滿了天空。的确，这里的人們不象庫爾斯克一样，他們是按照另一种方式生活的。

他能够在这里熬過來嗎？

他們吃过早飯，到父親所租下的那个土窑子里去。伊格納特不时落在后面，回顧着工厂。父親激怒地扯着他說：

“別尽盯着，这个玩意兒够你瞧啦。”

到达后的第三天，父親上工去后沒有回來。出了事故——这是在那个时代常有的事情：生鉄从爐子里冲出來，燒死了助理爐工彼得·巴沙洛夫。連那具尸体也沒找到。沒有举行葬禮，他的兒子也未曾掉過一滴眼泪。伊格納特因为沒有看見死去的父親，因此一直不相信他的死亡。

自从一八九八年的那个秋天直到偉大的十月革命，伊格納特什么也沒有賺到，象他父親一样，既沒有馬，也沒有院子，也沒有对未來的信心。可是頓巴斯已經成为他的第二故鄉了。他在这里熟練了奇迹般的煉鉄工作。他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象父親一样租下了別人的土窑子，直到最后，終於在頓巴斯堅硬的土地上建起一个种上十株蘋果樹的小園子，在此以前，他始終未曾有过自己的一牆半瓦。虽然沒有慈父的忠告和教訓，他也从旁人那兒学会了正直地劳动和正直地生活。自己在这里也做了三个兒子的父親。

但是說實話，直到現在伊格納特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相信爺爺已經被燒死了。某種幼稚的希望一直活在他們的心中。他們總是覺得，有一天爺爺會忽然打開大門走進來。那個樣子也就是伊格納特所記得的多年以前一個秋日里的樣子——骨瘦如柴、唉聲嘆氣，穿着一件襤褸的土布襯衫，散發出煉鐵爐的氣味。爺爺將沉默地坐在現在已經成為富裕的巴沙洛夫家供着聖象的角隅里；緩慢地向四周打量着。伊格納特沒有對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空望，只是想嚴肅地問問自己親生的兒孫們，他們的生活秘密——蘇聯著名煉鐵工人巴沙洛夫一家幸福生活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二 父 親

放工後伊格納特帶了小兒子到草原上去。阿列克塞象小松鼠一樣在父親的手上玩弄着，他很喜欢出來散步，三十歲的父親，帶着老年人的風度，從容不迫地沿着石路信步走去，不時同鄰居們點點頭或者交談几句。紅通通的太陽正在濃煙和煤灰中落下去。頓涅茨的暮色越來越深。伊格納特帶着兒子登上了草原上的一個土墩，很久望着頓巴斯年代最久的煉鐵爐里所冒出來的火焰。

“那邊燒的是什麼呀？”

“那是爐子，好兒子。它上面燒的是礦石，”伊格納特用深沉的低音說。

五歲的阿列克塞笑了：

“那末鐵鍋子怎麼攔上去呢？”

“爐子自己就是會燒鍋子的。”

“你瞎說。”孩子鼓着嘴說。

“真的，阿列克塞，我不騙你。好兒子，人們把礦石和焦煤倒進去……”

伊格納特自己也出神了……他帶了三个兒子到这个草原上的土墩上來，也就是十七年前他自己首次从这里看到工厂和煉鉄爐的地方。他首先領來了老大——聪明的彼得，随后是老二——温和庄重的伊凡，現在輪到最小的頑皮孩子阿列克塞了。他貼緊在父親身边，恳求着說：

“你把这些故事統統講給我听……”

草原上暗下來了。煉鉄爐的輪廓，在藍色的夜空中，襯托得更加鮮明。每一个爐頂上都沸騰着一片玫瑰色的烟霧。火花火焰的尾巴，象彗星一样，向着地面直落下來。

这时候草原上是安靜的，但是頓巴斯却并不安靜，整个俄罗斯在騷动不安中。正是一九一六年的时候。

伊格納特干活的那个煉鉄厂內也在不穩定之中。事情不順手，原料缺乏。爱搗蛋的、需要經常照料的煉鉄爐常常失調，生鉄質量很差。厂主、工程师們大發脾气；对于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工人，都一律用罰金的方法，把他們压得透不过气來。

伊格納特下工回來，常常愁眉不展，默不作声，有时連家里也不進去，就坐在台階上閉目沉思。他独个兒和生活搏斗了十七年，可是得到了什么呢？財富嗎？名譽嗎？尊敬嗎？一个普通的人的待遇嗎？不，不，什么都沒有！过去被人家当作牛馬那样吆喝着，現在还是这样被吆喝着。而他却比別人更懂得煉鉄爐操作的秘密哩！

就拿今天來說；原不是他当班，也似乎不关他的痛痒，可是他發現第二号爐在冷却中：礦石放得太多了。他連忙赶过去糾正它。可是誰想到，总工头奔過來，从短短的眉毛下突出了一双錫色的眼珠子，把他罵了个狗血噴头。在他的淫威之下，誰也不敢吭出一声半句——他冲着整个車間大声嚷道：

“你敢改变我的命令?”

“我想弄弄好……”

“用不到你做好事，做坏归我的!”

伊格納特就象个孩童那样直挺挺地站在这張醉熏熏的丑臉面前。工人們从柱子后面探头張望，冷笑着。伊格納特羞得面紅耳赤：为什么要这样叫嚷？为什么要受到这种侮辱？

今天的屈辱和憤怒把伊格納特赶到了城郊，赶到这远离人們的草原上。他一手抱住兒子，偎在胸口，悶悶不乐地沿着街道踉蹌地跨步过去。

他的后面尾随着矮小寬胸、曾中过煤毒的轉运工人彼洛夫，时时咳嗽不停的吊車工人阿斯塔霍甫，热情好問的爐工西脫尼柯夫和他的副手——茨岡人茲恩卡。他們在土墩上坐下來；抽起烟卷，就打开了話盒子，这是通常那种頓巴斯式的、外表粗魯然而內中却潜藏着彼此最真誠的敬意和最真实友誼的談話。

“工头干嗎这样大叫大嚷的？”西脫尼柯夫問伊格納特。

“該死的，他就是要嚷嚷！”阿斯塔霍甫替伊格納特回答道。

“可是为什么呢？……”爐工还是追問着。

“用不到你做好事，做坏归我的！”茲恩卡模仿总工头的口吻喊道。

伊格納特勉强微笑了一下，說：

“我想，別讓爐子損了，多產些生鉄，可是他……”伊格納特住了口，郁郁不乐地对煉鉄爐望了几眼。

“他干嗎要多產些生鉄！”阿斯塔霍甫沉靜而審慎地說，每說兩個字以后便咳嗽几声清清嗓子。“虽然他也算是俄國的臣民，里面却流的是德國人的血。总而言之，茹里茨——真是道地的德國人！多產些生鉄就等于給俄國軍隊多送些炮弹……”

“他媽的！”彼洛夫咒罵着，一面把香烟头踩了几脚。“他們在世上活一天，就想發財。这些有錢人血管里流的是德國人的血也好，英國人的血也好——都是一个样兒的魔鬼！他們只想从別人身上多刮一点；至于从我們身上，还是从其他工人身上——反正都是一个样。”

“說得对！”阿斯塔霍甫同意道。

伊格納特警惕地保持着沉默。他已經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工人們开始公开地、日益露骨地表示自己對工厂主及沙皇制度的不滿。这样未必会得到什么好結果。伊格納特打算回家去，却被西脫尼柯夫留住了。

“你干嗎上厂里去？”爐工表示同情地詫异道。“你本該明天去的啊！……”

“我原呆在家里。唔，象通常一样跑出來望望煉鐵爐——按捺不住，这已經成了習慣啦——我看到：第二号爐正在冷却……”

“在家里看到的嗎？”茲恩卡不信地問。

“是啊，我看見……”

“隔着牆壁看得見？”

“伊格納特看得見的。”阿斯塔霍甫帮了一个忙，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了驕傲。

“講出來听听！”西脫尼柯夫急不及待地、不是請求，而是要求說。

“那末听吧。”伊格納特安靜地微微一笑，把兒子換了一只手抱着。“他們直到現在还没有把爐子搞好哩。你瞧，紅紅的冒着烟的火焰；这是爐子失常最确实的标记；礦石的数量超过了定額，放下的焦煤不够燃燒。傾倒不正規，爐子就会慢慢冷下去。这就是全部秘密。”

“为什么我会喜欢伊格納特，有时候簡直想打死他。”西脫尼柯夫禁不住說。“可不是，他把我的心搔得痒痒的。他究竟用什么來挑逗我的呢，啊？”

“因为他在这里一眼就可以看透煉鐵爐和它的全部活动，能够說出它是否健康。”阿斯塔霍甫回答。

“可以嗎？”西脫尼柯夫連忙接下去問。

“这有什么稀奇！”伊格納特微微動了一下他那強壯的肩膀。

“那末你說一下吧！”

大家靜下來。伊格納特仔細凝視着煉鐵爐上熊熊的火光。

“第一號爐，”伊格納特開始說，“一切都很順利，一般說來，工作正規地進行着。第二號爐，顯而易見，在冷卻中。第三號爐，爐缸內不對頭，主要是水流進太多。第四號爐礦石較少，煤放得太多了。”

西脫尼柯夫擺出一副認真的樣子——伊格納特的話觸犯了他的自尊心，原來第四號爐就是他管的，和他血肉相關呢。他不安地問道：

“你憑什麼標志看出來的呢？”

“連你自己也不知道嗎？”轉運工彼洛夫拉開嗓門問道。他不僅是羨慕伊格納特，也羨慕西脫尼柯夫，自己一直夢想要做一個爐工。

“我什麼也不知道，”西脫尼柯夫垂頭喪氣地說。

“有什麼不知道？火花……”伊格納特簡短地解釋。

“哦，火花！”西脫尼柯夫輕鬆地笑了。“火花，它們總是……那又為什麼說我們把煤放得太多呢？”

伊格納特鎮靜地把火光指給爐工看。

“你看見火焰向上吹嗎？又高又亮。”

“爐子出定量時也常這樣的。”西脫尼柯夫既不象固執，又不象生氣，也不象探詢地說。

“可是，你看到小星星嗎？”伊格納特輕輕地問他，聲音中含着某種微笑。“你瞧，火焰中有一種類似魚鱗或者象小雲母似的東西在閃閃發亮，這就是標志，說明煤太多了。”

“這可對啦！”西脫尼柯夫忽然嚷了起來。“它們正是那樣！”

“再說說清楚，再說說清楚，”煉鐵工人們對伊格納特說。

“還要說什麼呢？現在第一號爐上的火焰是輕飄飄的，淺褐色的，尖尖的，簡直沒有什麼火星——這就是說，全都正常。第三號爐的火光中有紅舌——正在消耗大量的燃料來分解多余的水份。全都講完啦。有什麼特別的呢。”

大家默默地望着熊熊的火光，有人嘆了一口氣。阿列克塞用一只小手抱住父親那堅實的、熱呼呼的脖子，出神地望着火花。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火光中有小魚在閃閃爍爍。

“你還年青哩，”彼洛夫沉思地說。“可見，並不是什麼年齡問題。”

“才能，”阿斯塔霍甫咳嗽了幾聲，說明道。“不是每個人都有的，這是天賦。”

西脫尼柯夫憂郁不安地向着那閃出稀稀朗朗的燈光的村莊回顧了一下。

“我活着干嗎的，啊？”他問。“大概，我周圍每樣東西都有他們自己的特點，可是我就象個瞎子，嗯？”

“你的興趣向着另一方面。”伊格納特平靜地解釋。顯然，他已經坐厭，所以沒有放下手中已經安靜下來的兒子便站了起來。“可是我對煉鐵爐却樣樣都感興趣，不管該去不該去，都要把鼻子伸過去嗅嗅，這樣得益不少。煉鐵爐的每個角落我都要去看個清

楚。看了十七年了，花在这上面的年月我并不可惜。我看見車間里什么改变了，什么不見了，什么又到來了，全都看在眼里……”

“唔，你可沒有全看到，生活中有些东西你忽略了，”西脫尼柯夫暗示了一句，他的副手却直截了当地冲口而出：

“譬如說，政治方面。”

伊格納特对西脫尼柯夫和茲恩卡斜了一眼，沒有作声。

阿斯塔霍甫插進來說：

“你們真行，說下去，伊格納特。”

伊格納特沒有立刻開始說話，沉默了一会，想一想，好不容易才开了口。

“我还是当轉运工人时，就用这个‘吊筐’把礦石运到运料吊車，这家伙可出不了好事。有一兩次我發現，每次当火焰往上吹，爐子上有火花的时候，工头就要催赶轉运工人，他說，礦石少啦，加緊兒轉。后来第三次又吹啦，呸，我猜德國人馬上又要來吆喝了，赶忙随着‘吊筐’跑去，象自动發条一样把礦石倒下。可是工头却沒有來，我的心冷了半截：总以为这下犯了錯誤啦。后来我突然看見我們的茹里茨揉着眼睛跑來了，原來睡誤了事。我这才放心來。”

伊格納特出神地講着故事，完全忘掉了西脫尼柯夫的暗示，友善地微笑着，結束自己的談話說：

“玩意兒并不复雜，只要过日子不打瞌睡。必須留意一切事物，必須留意！而且留意到了——就該記住。这跟才能有什么关系？誰都做得得到。”

“怎么，莫非我是一个大傻瓜？”西脫尼柯夫兴冲冲地問。

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干嗎輕視自己呢！”阿斯塔霍甫嚴厉地阻止他。“俄國的工

人們應該高度地理解自己才对。你們想，盤踞在我們煉鐵厂里的各种各样的外國人，全把我們当作蠢貨。他們以为——沒有他們我們就搞不出个名堂嗎？不，沒有这回事……他們是害怕我們的……”

“害怕，这是哪兒的話！”彼洛夫覺得奇怪了。

“对啦，”阿斯塔霍甫肯定說。“害怕俄國工人的智慧和机敏。总工头所以要对伊格納特吆喝，因为伊格納特已經看透了他的秘密。不，他們是有意和我們过不去。他們怕我們掌握爐子，可是我們不僅要掌握爐子，还要掌握工厂！”

沉靜的阿斯塔霍甫的話鼓起了大家的热情。这些煉鐵界的老前輩們完全变得年青了。他們的脚下是頓涅茨的軟綿綿的土地。这个夜在他們生活中够多么美妙啊！

“伊格納特，你可以做一个工長！”西脫尼柯夫嘆了口气說。“甚至还可以做总工头。”

“我决不推辞。”伊格納特笑道。

“怎么，象巴沙洛夫这样的人，我們該有多需要！”阿斯塔霍甫滿臉紅光，用一个手指彈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自己的工長，从工人階級出身的……”

阿斯塔霍甫又把談話轉向政治方面來了。伊格納特皺着眉头，开始走下土墩。大家跟在他后面走。阿斯塔霍甫好象什么也沒有注意到，沉重地喘着气，咳着嗽清清嗓子，然后把开始了的談話繼續下去。

“要不会有什么結果呢？我們比茹里茨，尤斯，以及其他那些外國人更懂得煉鐵爐。我們把性命都投進去了——可是他們还要用拳头堵住我們的喉嚨。我們餓得奄奄一息，为的是什么呢？”

“你讓我直說，”西脫尼柯夫微笑道。“打倒那些賣國的部長

大臣們，打倒沙皇！”

阿斯塔霍甫靜下來，向四周環視了一下，小聲說：

“怎麼，工人群眾的力量不夠嗎？夠的。還是我們沒有這些綉花枕头就活不下去嗎？好吧，給伊格納特一個車間，他會比一個外國工程師搞得更好呢！至於你呢，大概可以當一個市長……”

“我嗎，就是部長也當得了啊，”西脫尼柯夫笑道。

“那才好啦，”轉運工彼洛夫拉開嗓門說。“不管上那兒，到處都是咱們弟兄們當家。大家心聯着心，你幫我，我幫你……”

“會的，會這樣的，很快就會這樣的！”安靜的阿斯塔霍甫用一種驚人的力量說道。

伊格納特默默地走在前面。唯恐這種談話會摔掉他的飯碗。家裏有老婆和三個孩子，要是他丟了工作，全家就死路一條。可是伊格納特一面迴避着這些危險的談話，一面卻仍然傾听着：這些話給他指出了生活中新的一面，甚至給他指出了他自己本身。他以工人的自豪氣概和優良品質來響應它們。

巴沙洛夫家的小屋子已經在前面閃着燈光。伊格納特的妻子迦林娜在小白鐵爐上煮晚飯，這個爐子干脆就放在露天的院子裏。煤塊在暗藍的夜色中冒出深紅色的火光。

“到我家園子裏來坐坐吧，”伊格納特怯生生地提議道。

兩個大兒子聽到父親帶了客人來，連忙奔到樹叢裏去，想從那裏聽到他們的談話。客人們擠擠攘攘地在十株長得只有齊腰那麼高的蘋果樹和櫻桃樹的中間走過去。伊格納特過去時，小心翼翼地每株小樹苗抖了几下。

“瞧，又落了多少啊！”他埋怨道。“早晨才洗過，刷過，到晚上又是一手的煤灰。”

“頓巴斯，”煉鐵工人們笑着說，“成天用煤烤着我們，就象娘

兒們燒茶炊一樣。”

“請坐吧，親愛的客人！”伊格納特邀請道，一面把他們領到一張長凳跟前。“只可惜園子雕萎了！……”

“不，哪兒話，伊格納特·彼得羅維奇，蘋果樹已經有些發香了。”

煉鐵工人們坐了下來，漸漸地吸着紙烟，默默無語。那几株剛剛可以認出品種的小樹苗，已經在這多石子的土地上生根了。這園子也象伊格納特所摸透的火花一樣，說明了一個同樣的道理：在智慧前面一切事物全都會聽話的。黑色的頓巴斯會變成一片翠綠，而普通的工人會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地位，這是可能的嗎？

全都沉默着，一種偉大的情感充滿了大家的心胸。

巴沙洛夫家的孩子坐在樹叢中張望着父親的客人們。為什麼他們不說話，誰也不誇口，不咒罵，也沒有人流出醉漢們的眼淚？大家都是一副沉靜肅穆的臉容，莊嚴端正的舉動。只有鬚髮的茨岡人茲恩卡有時因為精力充沛而吐出一兩句笑話。而那些年長的人卻驕傲地望着那些低矮的黑色蘋果樹，默不作聲地在想着心事。正是這種孩子們所不能理解的沉靜的自豪感，深深地印入了伊格納特·巴沙洛夫幾個兒子童稚的心灵中。終有一天，這種對自己家庭、對頓巴斯、以及對我們整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工人自豪感，會象火一般地從他們里面爆發出來的。

三 母 親

秋天，羅岡斯克村庄的土地是玫瑰色的，夾雜着暗藍色的礦鐵層。哥薩克女人一向利用煤炭升火，把煤灰扔在街中心。只有孩子們才能跨過這條寬闊的村道，成年人想從這淺紅色爛泥里把靴子拔出來是難而又難的。